

外国文学研究书系

屈冬 著

哈罗德·布鲁姆的
『新审美』批评

Harold Bloom's
New Aesthetic Criticism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研究书系

本书由“蓝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团队”资助

哈罗德·布鲁姆的 “新审美”批评

屈 冬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罗德·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 / 屈冬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1
(外国文学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5130 - 4662 - 6

I . ①哈… II . ①屈… III . ①哈罗德·布鲁姆—文学评论—研究 IV .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1895 号

责任编辑：李燕芬

责任出版：刘译文

特约编辑：张 萌

封面设计：乔智炜

外国文学研究书系

哈罗德·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

屈 冬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73 责编邮箱：nancylee688@163.com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75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20 千字 定 价：4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4662 - 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对当代西方文论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其“新审美”批评，是在与其他批评流派就审美、作者主体性以及经典等相关问题的论争中逐渐形成的，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对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特质及其意义价值，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布鲁姆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审美转向”潮流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其文学批评特质的主要方面来看，可以归属于“新审美”批评。笔者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参考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布鲁姆批评论著进行研读和梳理，对其“新审美”批评的主要理论命题和观点加以系统观照、概括和阐释，以求揭示其“新审美”批评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并探讨和评析其理论价值。本书主体部分拟分六章进行探讨研究。

第一章主要探讨布鲁姆“新审美”批评对西方批评传统的吸纳。布氏“新审美”批评的理论来源较为庞杂丰富。其中，既有传统文论，也有非文学性的理论学说，如卡巴拉的文本阐释策略。布鲁姆善于从批评传统中发掘具有当代价值意义的理论资源，以解决当代西方文论中存在的问题和满足自身批评实践的需要为目的，对传统资源进行改革创新。唯美主义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司和心理防御论、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以及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主要的理论来源。

第二章主要探讨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特质问题。布鲁姆在吸纳改造传统理论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新审美”批评。审美、对



抗以及主体内向，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关键词，代表着其文学批评的独特品质。这些品质不仅是区分布鲁姆与西方传统审美批评，以及当代其他批评流派的重要标识，还体现着布鲁姆对文学的独特认识与理解。通过概括、提炼布鲁姆批评理论的观念，系统阐释审美、对抗以及主体内向的理论内涵，可以为进一步阐释其“误读”论和文学经典论，深化对其重要理论命题和批评实践的认识提供依据。

第三章主要从“新审美”批评的视角探讨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误读”论是布氏“新审美”批评中具有一定体系性和逻辑性的重要理论学说，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逆向性影响、超越式焦虑以及“误读”。这些理论命题既体现着布鲁姆对西方批评传统的吸纳，也蕴含着其“新审美”批评的特质。在该理论中，逆向性影响与超越式焦虑是后辈诗人“误读”的内驱力，而“误读”则是其获得诗人身份以及审美的重要途径。“误读”论中的“误读图示”，是布鲁姆绘制的一幅集修正主义辩证法、修正比、心理防御、诗歌想象以及修辞手法为一体的，以揭示诗歌创作隐秘为目的的复杂图示。

第四章主要从“新审美”批评的视角探讨布鲁姆的文学经典理论。经典论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后期批评实践的理论成果。在“新审美”批评的整体框架中对其审视，可以发现布鲁姆文学经典理论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它延续了布鲁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时期坚持的审美立场，在“误读”论的建构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审美的新启示，即审美具有陌生和对抗特性，与崇高具有可通性。此外，布鲁姆还以陌生性审美为评判标准，以对抗性经典生成为基础，建构了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西方经典谱系。

第五章主要探讨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实践。批评实践，是布鲁姆理论主张得以形成和阐发的主要途径。布氏的批评实践，由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经典批评及宗教批评组成。他继承唯美主义的鉴赏式批评传统，对诗歌、戏剧、散文、小说以及宗教文本，进行了以审美、对抗和主体内向为主要特色的审美批评。布鲁姆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个体行为，是批评家张扬个性和表现自我的活动。因此，他的批评实践，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其对文本的再创造，也就是他推崇的“误读”。

第六章主要对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进行评析。布鲁姆在与其他批评流派论争，以及对传统理论资源的吸纳改造中，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新审美”批评，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去审美化”和“去作者化”趋势中，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章通过对布氏“新审美”批评的整体性研究，在比较中探讨其对审美的坚守与开拓、对作者主体性捍卫方面的价值，及其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策略以及经典标准、经典生成和经典普及策略的启示。由于“新审美”批评是布鲁姆在论争中形成的，并非是其自觉的理论建构成果，其中不免有其自身的局限。对作者主体性的过度强调，使布鲁姆“新审美”批评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对文本间“误读”关系的过度重视，使其文本分析陷入了语义游离的困境。

综观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可以发现，在当代西方文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布鲁姆坚持发掘批评传统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对传统资源的吸纳中捍卫着文学研究的纯粹性，坚持着审美以及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对其“新审美”批评进行整体性研究，既可以丰富对其文学批评的认识理解，也可以从中获得有助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有益借鉴。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001

引言 / 001

一、研究现状述评 / 002

(一)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002

(二)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004

二、选题依据与价值意义 / 010

(一) 选题依据 / 010

(二) 选题价值与意义 / 021

三、研究定位与基本思路 / 022

第一章 布鲁姆“新审美”批评与理论传统 / 026

一、对唯美主义诗学的继承与重构 / 026

(一) 自律与自为审美观 / 027

(二) 现世人生拯救主题 / 033

(三) 鉴赏式批评实践 / 038

二、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吸纳 / 041

(一) 对浪漫主义诗学观念的继承 / 041

(二) 宣泄说与焦虑说 / 044

(三) 对莎士比亚的认知 / 046



三、对其他批评传统的借鉴 / 049

- (一) 神话原型与逆向性影响 / 049
- (二) 卡巴拉文本阐释策略与修正策略 / 052
- (三) 家庭罗曼司与焦虑和对抗 / 056

本章小结 / 059

第二章 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特质 / 060

一、审美 / 060

- (一) 对抗性：审美特性之一 / 061
- (二) 陌生性：审美特性之二 / 064

二、对抗 / 067

- (一) 对抗：创作主体的精神姿态 / 067
- (二) “影响—焦虑”与审美：对抗产生的原因与目的 / 070

三、主体内向 / 074

- (一) 主体内化的基础：“追寻罗曼司的内在化” / 074
- (二) 主体内化的形成：从修正比到经典内化原则 / 078

本章小结 / 082

第三章 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误读”理论 / 084

一、影响与焦虑：对抗主体“误读”的内驱力 / 084

- (一) 逆向性影响 / 085
- (二) 超越式焦虑 / 088

二、“误读”：创作主体“影响—焦虑”的宣泄 / 092

- (一) “误读”作为一种艺术 / 092
- (二) “误读”策略：修正比 / 095

三、“误读图示” / 099

- (一) 以修辞为载体的“误读图示” / 099
- (二) 揭露文学创作隐秘的“误读图示” / 103

本章小结 / 106

第四章 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文学经典论 / 108

一、以审美和崇高为核心的经典特性 / 109

(一) 经典特性之一：陌生性审美 / 110

(二) 经典特性之二：对抗性崇高 / 114

二、对抗性经典生成 / 117

(一) 对抗性经典生成的初始阶段 / 117

(二) 对抗性经典生成的途径 / 120

三、“新审美”批评的经典谱系 / 123

(一) 莎士比亚：影响与对抗的中心 / 123

(二) “幸存者”名单：西方经典谱系 / 126

四、经典阅读：对经典的内向性吸纳 / 133

(一) 经典内化原则 / 133

(二) 经典内化的目的与功用 / 138

本章小结 / 140

第五章 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实践 / 143

一、浪漫主义诗歌批评 / 143

(一) 威廉·布莱克批评 / 144

(二) 珀西·雪莱批评 / 149

(三) 威廉·华兹华斯批评 / 152

二、经典批评 / 156

(一) 莎士比亚批评 / 156

(二) 但丁批评 / 163

(三) 奥斯卡·王尔德批评 / 167

三、宗教批评 / 170

(一) 《圣经》批评 / 170

(二) 摩门教批评 / 177

本章小结 / 181



第六章 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评析 / 183

一、“新审美”批评的价值 / 183

(一) 对审美的坚守与开拓 / 184

(二) 对作者主体性的捍卫 / 189

二、“新审美”批评的启示 / 195

(一) 对我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 195

(二) 对我国当代文学经典研究的启示 / 200

三、“新审美”批评的局限 / 207

(一) 主观主义色彩 / 207

(二) 语义游离困境 / 210

本章小结 / 213

结语 / 214

参考文献 / 217

一、外文参考文献 / 217

二、中文参考文献 / 220

(一) 著作类 / 220

(二) 论文类 / 222

(三) 学位论文类 / 224

引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布鲁姆以浪漫主义经典诗歌捍卫者的姿态，相继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幻想的伴侣》（1961）以及《布莱克的启示》（1963）等诗歌研究专著。这些专著一经面世便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随后，布鲁姆又出版了《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图示》（1975）、《卡巴拉与批评》（1975）和《竞争——走向一种修正理论》（1982）。这“影响四部曲”在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也奠定了布鲁姆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地位。90年代伊始，《西方正典》（1994）、《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者》（1998）、《如何读，为什么读》（2000）等经典普及著作的相继出版，更是在西方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即便是在95岁高龄，布鲁姆仍有新作面世。由于布氏在西方学界的广泛影响，他被弗兰克·柯默德称为美国最著名的批评家。随着《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西方正典》和《如何读，为什么读》等中译本的出版，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论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布氏批评著作的出版发行在为其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为获得了众多荣誉，如1955年获福尔布莱特奖，1956年获约翰·艾迪逊·波特奖，1962—1963年获古根海姆学者奖，1967年获牛顿·阿尔文奖，1970年获麦尔维尔·凯恩奖，1973年获美国国家青年图书奖，1981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院的莫顿·多温·赞布尔奖，1985年获麦克阿瑟基金会奖，1988年获克里斯蒂安·古阿斯奖，2003年获墨西哥阿尔方索·雷耶斯奖，等等。

总的来说，布鲁姆针对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以及文学经典的价值与众多



当代西方批评流派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反对他们从非文学和非审美角度进行文学研究，这对当代西方文论来说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就其对文论观念的贡献而言，布鲁姆提出了有关诗歌创作的“误读”理论以及捍卫经典的文学经典论。“误读”论对诗歌创作心理活动的研究来说有一些启发，经典论则对经典的价值标准、经典生成以及经典普及策略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批评实践方面，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涉及范围较广，不仅涉足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经典批评，还在宗教批评中通过文学文本与宗教文本互证互鉴的方式拓展其文学批评的辐射范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就上述文论观念和批评实践，对布鲁姆的文学批评进行了研究，这对笔者的选题与写作有一定的启发。

一、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西方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布鲁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宗教批评的研究。大卫·费特的《哈罗德·布鲁姆：浪漫主义想象的修辞》分析了布鲁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著作，认为布鲁姆整个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与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是分不开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在新理论环境中的延伸与演变。米勒在《文学的修正主义和现代性的重负》中指出，布鲁姆观念中的诺斯替主义，是试图以迷信的批评观来取代当代西方学界的理性、客观的批评。罗伯特·奥特在《布鲁姆的“J”》中总结了《J》的主要观点，认为布鲁姆没有仔细阅读《希伯来》原典，对《希伯来》原典的理解存在许多错漏之处。此外，还有学者指责布鲁姆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亵渎了宗教的神圣性。

（2）关于“误读”理论的研究。艾伦·格罗斯曼和马来恩在总结了《叶芝》一书的主要观点后指出，《叶芝》是布鲁姆转向“影响诗学”的转折点。德·曼对《影响的焦虑》的评论较为深刻，对布鲁姆有一定启发。他认为布鲁姆的六种修正比可以与修辞手法相对应。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一书中采纳了德·曼的部分观点，并结合卡巴拉文本阐释策略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建

构了一个融修辞手法、心理防御、诗歌意象、修正比以及辩证主义修正法等要素为一体的复杂图示。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关注视域阐释“误读”理论，指出该理论的不足。例如，波拉从历时性角度对“误读”理论的修辞观进行分析。他认为，“误读”论以建构转义的修辞系统为主，揭示了修辞的历时性变化。莎莉·韦斯特指出，《误读图示》中的修辞手法不足以表现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她还认为布鲁姆分析诗人与前辈之间的“误读”关系时，往往忽略了与最近前辈之间的关系。

(3) 关于布鲁姆文学经典论的研究。西方学界对布鲁姆《西方正典》和《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者》等经典批评类著作的评论最多，其中以批判性评论为主。斯蒂芬·赫姆林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性崇高》、大卫·杜雷的《布鲁姆和经典》与丹尼尔·希尔沃的《西方正典书评》，对布鲁姆经典作品的选择标准和入选作品提出了异议，认为某些当代作家不具备入选资格。在他们看来，布鲁姆的经典标准过于武断、主观。《黑人高等教育期刊》评论《西方正典》时说，布鲁姆在对西方文学进行分期时，将其划分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时，很难见到黑人作家入选（在“民主时代”，只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入选，而布鲁姆认为鲍德温、拉尔森、莫里森、休斯等人仅有将来入选经典的可能），认为布鲁姆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詹姆斯·迪斯默特和罗伯特·索耶主编的《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是对布鲁姆莎士比亚研究的评论文集。18位学者以《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为中心，从“莎士比亚崇拜”“莎士比亚的人物研究”“影响的焦虑”“莎士比亚作为文化资本”四个方面，评论布鲁姆在莎士比亚戏剧、戏剧人物研究、莎士比亚对西方作家的影响和莎士比亚教学中的成就和问题。这些学者对布鲁姆坚持“莎士比亚创造了人类”“哈姆雷特和福尔斯塔夫是现实的人物”等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霍克斯认为，布鲁姆的《莎士比亚》一书将戏剧从现实土壤中剥离出来，忽略了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外在的、政治的内涵，将历史斥为意识形态语境而排除在外，把它视为“憎恨学派”的唯一观念，这不是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Terence Hawkes, *Bloom With A View*, in *Harold Bloom's Shakespeare*, edited by Christy Desmet, Robert Sawye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29)。泰勒则认为,对莎士比亚艺术的推崇意味着对其他作家艺术成就的贬低,布鲁姆对其他当代莎士比亚批评家的批评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批评身份和学术权威(Gary Taylor, *Power, Pathos, Character*, in *Harold Bloom's Shakespeare*, edited by Christy Desmet, Robert Sawye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43, 45)。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在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宗教批评、“误读”理论及其文学经典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值得我们关注。较为明显的是,西方学界往往将关注视域或焦点局限在布鲁姆学术生涯的某个阶段或对某部著作(如对“影响四部曲”和《西方正典》等著作的研究)观点的梳理、分析和批评上,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研究缺乏整体性观照。在整体性观照缺失的情况下,对布鲁姆及其文学批评的认识与评价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不仅如此,西方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特质问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索,只有塞尔登、艾布拉姆斯等少数学者在个别文章中提及这一问题,认为布氏具有解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或读者反映批评的倾向;但都缺乏系统阐释。究其根源,或许是由于西方学界还没有对布鲁姆文学批评形成整体性认识,难以在宏观层面对其文学批评的独特品质进行系统审视。此外,由于西方学界处于理论多元化、批评范式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对布鲁姆的研究与批评,特别是对其文学经典论的批评,往往成为对自身文学观念和理论立场的维护和辩护。因此,西方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的认识和评价,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二)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由于译介迟缓,我国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研究要滞后于西方学界。1989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徐文博翻译的《影响的焦虑》。与布鲁姆文学批评相关的评介性文章,最早见于李红艳发表的《诗的误读与脱胎换骨》(1993)。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布鲁姆著作的译介开始增加,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与西方学界褒贬不一的态度不同,国内大多数的专著、学术论文对布鲁姆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认为他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对文学经典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总体来说，我国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关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的整体性研究。截至 2015 年 2 月，具有代表性的布鲁姆文学批评整体性研究成果，共有三本专著和一篇博士论文，分别是：翟乃海的《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张龙海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年），曾洪伟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理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年），以及艾洁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山东大学，2011 年）。这些著作与学位论文对布鲁姆文学批评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文学观念、批评方法和批评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艾洁在博士论文中，以布鲁姆文学批评的阶段性分期为阐述框架，分别以其浪漫主义诗歌批评，“误读”理论以及在审美自主性基础上提出的经典论和阅读论为主题，梳理布氏文学批评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对布鲁姆每个阶段的具体理论命题做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同时，艾洁还通过对比布鲁姆文学批评和其他相似或相悖的批评流派的观点，深化对其文学批评的认识。张龙海曾师从布鲁姆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对布鲁姆的整体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一书中，张龙海将布鲁姆的学术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并得到了布鲁姆本人的肯定。张龙海对布鲁姆“误读”理论、文学经典论及其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等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并针对布鲁姆的理论身份归属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布鲁姆不属于任何批评流派。曾洪伟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理论研究》从整体上对布鲁姆文学批评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并对其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指出我国学界在布鲁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献引用的疏忽、翻译的失误等。在该部专著中，值得关注的是曾洪伟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研究两个基本问题的推敲。学界普遍认为布鲁姆是“耶鲁学派”成员之一，属于美国解构批评阵营。对此，曾洪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国内学者是盲目追随、附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并没有真正把握布鲁姆与其他三位成员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忽略了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多元性、复调性、张力等特点。但由于资料掌握得不充分，张龙海与曾洪伟对布氏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宗教批评论述的系统性还有所欠缺。翟乃海的《哈罗德·布鲁



姆诗学研究》，是国内布鲁姆文学批评最新的研究专著。在掌握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材料（包括布鲁姆的主要著作）的基础上，翟乃海从诗歌观、诗歌批评方法和诗歌传统等角度，对布鲁姆的文学观念和批评实践进行考察阐释，并对布鲁姆是否属于解构批评，布鲁姆与德里达、德·曼的同与异；布鲁姆理论是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 关于文学经典论的研究。在若干重要命题的研究中，以布鲁姆文学经典论为主题的相关成果最多。高永在《站在不同擂台上的对手——哈罗德·布鲁姆与“憎恨学派”》一文中分析了布鲁姆与“憎恨学派”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处在同一结构内的不同层次上，并主张将布鲁姆文学批评与“憎恨学派”的理论相互融合。曾洪伟在《在 Canon 与 Classic 之间：哈罗德·布鲁姆经典观特征管窥》中，从词源学角度分析了布鲁姆经典论的特征，指出布氏的经典论有着宗教性和等级性的特点。顾星欣的《保守的经典观与自由的审美观——布鲁姆“正典说”中的悖论》，从布鲁姆经典论的“悖论性”出发，阐释布氏经典论的特性。江宁康在《文学经典的传承与竞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中表达的观念与高永的观点较为接近，对文学经典研究如何与非文学性研究相结合有一定启发。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布鲁姆文学经典论的不足。黄应平在《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修订本）》中指出，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论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布鲁姆对“审美的自主性”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二是布鲁姆在坚持了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外因与内因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同时，存在理解过分简单化的倾向。白书藏则认为布鲁姆的经典论陷入了主观主义陷阱和自身的悖论之中。

(3) 关于“误读”理论的研究。除文学经典论外，学界对布鲁姆“误读”理论关注较多。郭云在《影响的焦虑与强力误读——论哈罗德·布鲁姆与弗洛伊德的思想承继关系》一文中指出，布鲁姆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较大，其理论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强力误读的产物。王敏的《〈影响的焦虑〉背后的权利意志——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主体性特征》从主体性角度出发，剖析了布鲁姆“误读”理论，认为“误读”理论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是一种颠覆性、延异

性主体研究。郑晓韵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焦虑理论和身份诉求》一文中，认为“误读”理论是布鲁姆自我身份彰显的体现。张龙海的《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从误读的可能性、误读的必要性、阅读方式与意义的产生四个角度阐释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认为该理论指出了新的阅读方式的可能性，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借鉴，为我们的思维打开了新的世界。

(4) 关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特质及其身份归属问题的研究。部分学者将布鲁姆“误读”理论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以此为依据将布鲁姆划入解构批评。陈永国在“西方文论关键词”的《互文性》一文中，将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等同起来，而王瑾则将两者联系得更为紧密。她认为布鲁姆以互文性确立自己的文本观，并且以此为基础来考察文学史，与法国文论家一起创造并发展了20世纪的互文性理论。《影响的焦虑》的译者徐文博、《误读图示》的译者朱立元与《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的译者吴琼均认为，尽管布鲁姆独树一帜地提出逆反式批评，且自称一种实用批评，却没有脱离解构批评的范畴。“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是有一定差异的，能否将两者等同起来还有待商榷。对此，有学者如翟乃海、张龙海等人对“误读”理论是否属于解构批评持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误读”理论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主义倾向，而解构批评的互文性理论体现的是一种科学主义倾向，不能把布鲁姆归入解构批评。

除“布鲁姆与解构批评”外，学界还围绕布鲁姆与读者反映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金元浦在《接受反应文论》一书中指出，布鲁姆在读者反映批评中以研究文学影响与误读驰名于世，他的“误读”理论是读者反映批评集中于读者与阅读阐释的理论。张龙海明确反对将布鲁姆划入读者反映批评，认为读者反映批评强调文本无固定和终极的价值与意义，文本的价值与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产生的。布鲁姆的阅读，是强力诗人为创造出自己的新诗而通过比喻或防御对前辈诗歌所做的有意误读。王先霈在《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一书中，将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放置在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框架中，对其理论关键词如“影响的焦虑”和心理防御等进行阐释。此外，还有学者从人文主义角度对布鲁姆理论身份归属问题进